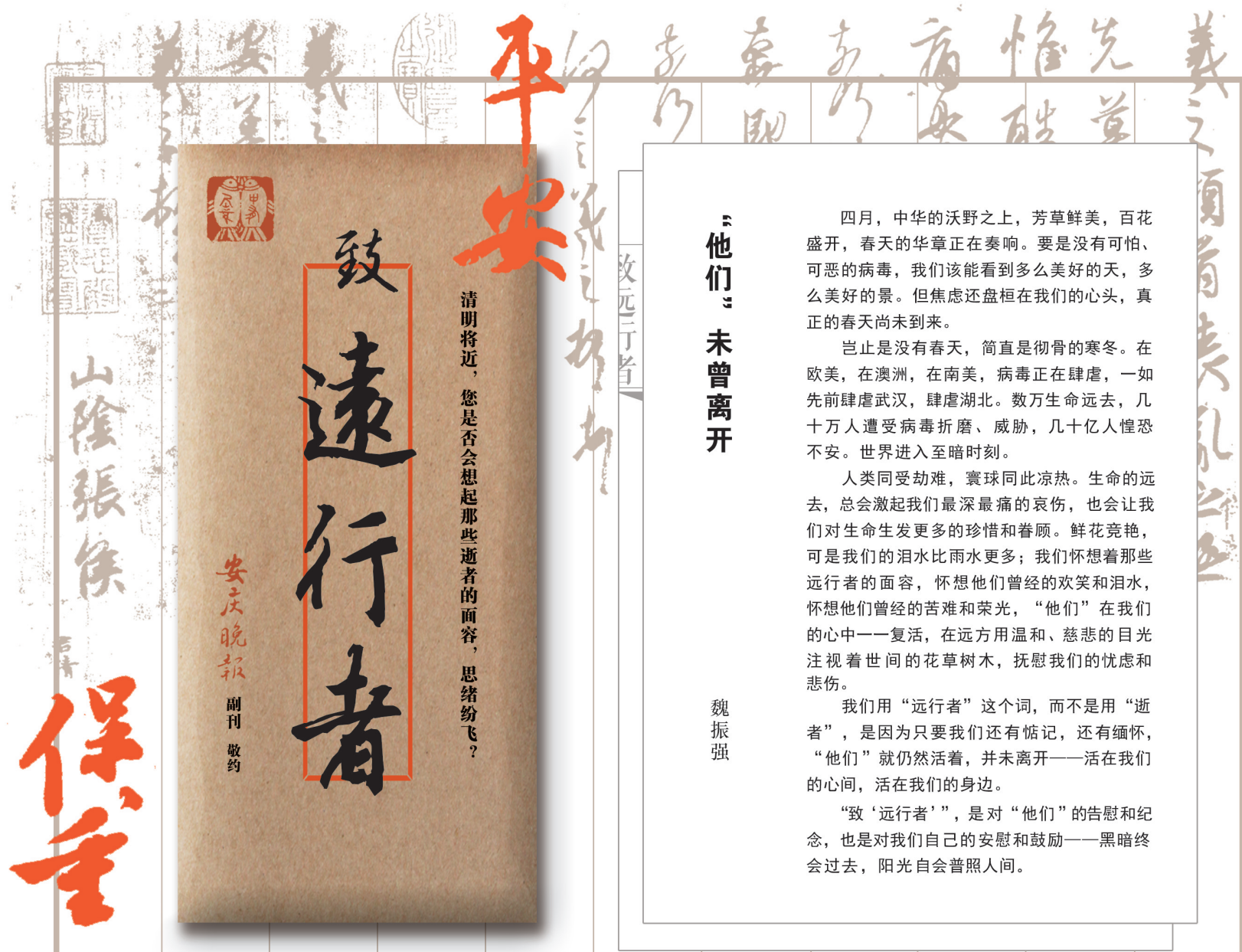


他们
未曾离开魏
振
强

四月，中华的沃野之上，芳草鲜美，百花盛开，春天的华章正在奏响。要是没有可怕、可恶的病毒，我们该能看到多么美好的天，多么美好的景。但焦虑还盘桓在我们的心头，真正的春天尚未到来。

岂止是没有春天，简直是彻骨的寒冬。在欧美，在澳洲，在南美，病毒正在肆虐，一如先前肆虐武汉，肆虐湖北。数万生命远去，几十万人遭受病毒折磨、威胁，几十亿人惶恐不安。世界进入至暗时刻。

人类同受劫难，寰球同此凉热。生命的远去，总会激起我们最深最痛的哀伤，也会让我们对生命生发更多的珍惜和眷顾。鲜花竞艳，可是我们的泪水比雨水更多；我们怀想着那些远行者的面容，怀想他们曾经的欢笑和泪水，怀想他们曾经的苦难和荣光，“他们”在我们的心中一一复活，在远方用温和、慈悲的目光注视着世间的花草树木，抚慰我们的忧虑和悲伤。

我们用“远行者”这个词，而不是用“逝者”，是因为只要我们还有惦记，还有缅怀，“他们”就仍然活着，并未离开——活在我们的心间，活在我们的身边。

“致‘远行者’”，是对“他们”的告慰和纪念，也是对我们自己的安慰和鼓励——黑暗终会过去，阳光自会普照人间。

版式 马德龙

钱红莉致李商隐——

义山兄：

清明前夕，看着山中一树树梨花大雪压枝，便会想起你的一句诗：怅卧新春白袷衣。一直想给你写封信……

少年时代，课堂上学习《无题》——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，老师说你这两句诗是讲奉献的，并引导我们畅想……人至中年，忽然懂得了你这两句诗的好，莫不是讲自我燃烧、自我成全么。

你短短一生，为了生计，一直辗转于幕府之中，总是与家人离别：远书归梦两悠悠，只有空床敌素秋。阶下青苔与红树，雨中寥落月中愁。

这种惆怅，至今读来，尤为感念，虽不比杜甫“寄书问三川，不知家在否”那么沉痛，但沉痛都是暂时的，唯有惆怅最能伤人，一直在，一直挣脱不掉，它是生命的本质。杜甫的沉痛是时代的，你的惆怅是个人的。个人的悲伤，比之时代强加的，更加令人有埋骨成灰的锥心之痛。

你的好，不仅仅在于意深，还有那种自然天成的气韵，无论用典，抑或抒情，都那么自洽无缺：碧城十二曲阑干，犀辟尘埃玉辟寒。阆苑有书多附鹤，女床无树不栖鸾。星沉海底当窗见，雨过河源隔座看。

若是晓珠明又定，一生长对水晶盘。

这诗的好，往后等孩子大些，给他讲解讲解。是河阔丈许，徒步不可过也，非得扁舟一叶，乘兴而去，什么浮名啊功利啊，都不稀罕的，就为了到你的对岸去，看看丛林里那一窝窝斑鸠百灵，或者满垄白蒿开得正好。以沈从文的话言，那就是“河流澄澈，星空澄澈”了。

自古而今，文人极喜用典，别人用典用出了“假古董气”，你的则信手拈来，又何等繁复绚丽呢，犹如一张张琉璃瓦，在巍峨的高天下，在一座座深山老庙间，被嵌入得佳偶天成，兀自于秋阳下光彩夺目——“庄生晓梦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鹃”，左一块，右一块，上一块，下一块，恰如春来一树绿荫，秋去满阶黄叶，萧萧然，又瑟瑟然，真是让人不知说什么好。

每读你的诗，总能在诗的背后捕捉到一个人——对，就你一个人，就这一点，最可宝贵。有时，透过一片片诗心，又觉得，你分明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丛生的芦苇中掩映的一座小庵，孤零零的，在小路尽头……

你在我如今这样的年岁上，便死去了，短暂的一生，郁郁不得志——纵然你死去了许多年，但，你的诗反反复复将我们的心一次又一次

次地照亮，这又是何等的伟大呢？如同生命的梁柱门窗早已不在了，可是，你的文字依然有烟气、暖气，将同样气质的人一遍遍地环绕。

“天池辽阔谁相待，日日虚乘九万风”，我们每天骑着一匹老马在风尘里，无所始，又无所终，这是你的悲哀，也是我们的悲哀。

一直不太懂《燕台四首》，觉得比《锦瑟》还要难解，才有元遗山后来的抱憾，他也一样地爱你：诗家总爱西昆好，独恨无人作郑笺。没有相契相通的人来给你的作品作最好的解释说明，那我们就用生命来读吧，人生中的每一阶段，总能读出不同的意蕴来。这样，每一遍，都是全新的，如同春夏秋冬，风雨四季的一年年里，映衬至人心，都是迥然有别的。

活在世间，寂寞的，孤独的，悲哀的，冰冷的，喜悦的，不过都是知音难求吧。

昨夜星辰昨夜风，画楼西畔桂堂东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隔座送钩春酒暖，分曹射覆蜡灯红。嗟余听鼓应官去，走马兰台类转蓬。

读你这首无题，真是沉痛至极——“隔座送钩春酒暖，分曹射覆蜡灯红”，永远是别人的热闹繁华，“我”，因为清醒格物，永远当一个

局外人，末了，总是逃不脱“嗟余听鼓应官去，走马兰台类转蓬”——谁活得不是“类转蓬”的糟心？纵然惊才的你，却要一年年辗转不同的幕府间，做一个秘书的微小角色。

人，还是要活得骄傲一些，即便穷点，亦无妨。樱桃玛瑙，秋菊冬霜，滋味尽似。



钱红莉，安徽枞阳人，有作品若干，现居合肥。